

詩集傳附錄纂疏

詩卷第十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 胡一桂

附錄纂疏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昭反

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

叶虛之

鍾鼓既設一朝饗

叶虛

之

也賦也彤弓朱弓也弼融說貺與

功謂侯而錫以弓矢以察其也東萊曰饗○此天子燕有也弓人所藏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也中心貺之言其重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藏之弓一朝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相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貺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也賁各賞功臣無休至有印劄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集傳

孔氏曰彤亦赤也赤黑彤是赤黑赤者周所尚故賜弓赤一黑十以赤為重耳王氏曰說又彤弓反也弓射而休反也嚴氏曰賜弓

不張刑代曰饗者其太牢以飲賓報牲俎曰盛於食燕周語曰
王饗有休鷹其有折俎八當饗卿當饗是禮盛也長樂劉氏曰
行饗貴必與神人共
○彤弓弘兮受言曩載叶反之我有

嘉賓中心喜

叶去聲

之鍾鼓既設一朝右

音又叶反之

載抗之也嘉樂也

○

鄭氏曰勅出載之車疊山謝氏曰士口人以

也右勸也尊也

傳曰天子所右嘉君亦右之天子所左嘉君亦左之○一說

氏曰右与省有通助也左莊十八年王饗禮命之省注以幣帛

助

○彤弓弘兮受言曩

古刀反叶

之我有嘉賓中心

歡

好呼很反之鍾鼓既設一朝

市由反叶

酒之禮主人獻賓三酢主人主人又酌自

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醑二猶厚也

鄭氏曰鄭以醑為酬酢然禮饗禮為訓共儉爵盈不

飲未必有醑酢也疊山謝氏曰飲酒之禮主人酌賓曰獻賓酌

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醑所以見其

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唐杜預傳武子曰諸侯獻王所

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竟報宴注曰懷恨怒也竟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則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遷臣子莫敢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成非諸侯所專也古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彤弓以旌伐功而已未嘗謂所賜然後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安得有專征之言乎鄭氏遽謂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山蕢而下有無君之心者激求弓矢之賜胥諸侯而肆其姦者紛然蓋康成啓之也

菁菁

反

者我

反

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

儀

反

儀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賓客之詩言菁二者我則在彼中阿矣然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礼仪矣或曰以菁二者我則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薤蒿生澤田新如之也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味類似薤蒿東萊呂氏曰長育人才之道同多病矢而

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无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登山謝氏曰：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可謂大矣。然觀其道，持在於禮儀，儀之中，目見君子而蒙教，育不能育。道之可樂，禮似三百威儀，三千皆爲吾身之所宜矣。○菁菁者，我在彼中，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也。中。中。

○菁菁者，我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也。中。中。

也。古者貨貝，不貝爲朋。錫我百朋。孔氏曰：美貨，貝也。以爲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大貝，牡貝，公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爲朋者，謂小貝以上四貝，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下貝其中，以相一爲朋。米

一朋也。○汎汎，反。芳。勛。楊舟載汎，載浮。既見君子，我心

則休。也。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載汎，載浮。猶言載清，載

休，然言。疊山謝氏曰：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又曰：其心休二

安定也。然我心則休者，其心休二。然歡樂而舒泰，又不止

於喜。樂也。

菁菁者我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

西音

戎車既飭

救音

四牡騤騤

求龜反

載是常服

叶清

玁狁孔熾

反

我是用急

叶音

王于出征

以匡

王國

叶于富反

○國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二猶常服戎車之常服

以玁狁爲害又以其爲衣而素裳白馬也玁狁即獫狁也孔

其藏盛匡主也○成康既沒周室浸衰八世而厲王靖則位余

人遂之出號上遠玁狁侵逼近京邑王崩子頤王靖則位余

尹吉甫自前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司馬法

冬夏不與師今八月而命於昇出征以正王國也

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昇出征以正王國也

月維夏六月但君則爲夏正可知鄭氏曰戎車有五周孔車僕

掌戎路賡車闕車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痛車廣陳

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革猶輕也所用對敵自漢藏之車輕

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蓋山謝氏曰戎車曰旆旆則車甲器

械士卒馬牛皆平時不備无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發二則戰

馬皆平時習无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車中常服皆

平時製造无一衣一裳不經檢點今特載之車上而已矣一章

曰戎車洗節四牡騤二一章曰比物四驥開之維則三章曰四

牡脩飾其大有騤五章曰戎車洗安如輕如軒四牡騤洗信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且開西北平原廣野全日十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比毗志反

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

我服既成于二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叶

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

則法也。服我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納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

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是出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不吝而止。又見其應變

之速也。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發其有以敵王所憤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

大有顙

玉容反

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

之服

叶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叶于通反。○服也。脩長廣大也。顙大貌。奏膚重

大。公功嚴威翼故也。共與仲同。服也。呂氏曰。上三章皆自治

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恭武事也。

○備。豈山謝氏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捨之。不窮征逮討也。爲將也。嚴不嚴則

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敷。故曰有嚴有翼。○獫狁

狁匪茹

如獐反

整居焦獲

音護反

侵鍋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

反

元戎十乘

反

以先啓

行在門戶即反。國也。如度整齊者也。焦獲鎬人皆地名。焦未詳所

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涇

陽之水也。此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寇也。鎬字同鳥章

鳥章之章也。白旆旆旆者也。央二聲明貌。元大也。戎二車也。軍

之剛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言鎬人不度重深入

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鏖鏖鏖鏖鏖鏖鏖鏖鏖鏖鏖鏖鏖鏖鏖鏖

致討焉。直而壯。偉而威。有所不戰。二必勝矣。鳥章之章。畫急疾之

鳥章以爲章也。東萊呂氏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幟之

文也。鳥章特其一耳。曹氏曰。白帛也。白旆以帛爲旆也。以帛

續旆末爲旆竿。戰則旆之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

以先車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先選鋒曰北。疊山謝氏

曰。兵法所謂選至二之陣。正二之旗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其

車可以推鋒破陣。此傳所

謂先人有陣人之心也。

○戎車既安

反

如輕

反

軒四牡既佶

反

其乙

既佶且閑

反

薄伐玁狁

反

至于大

音

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叶許言反。○賦也。輕車之謂也。而後也。凡厚於

然者之賢所以賢
古庸而善吳蘇也

牛乳

鄭氏曰吉甫燕喜悅多受祉天子以燕
禮樂之又多受實賜也漢氏曰常道屬

俗呼圓魚爲燐魚列皆火熱之令以燐細切肉也語贈不厭細疊
山謝氏曰孔明出師之際必擇良史忠純貞亮死節之臣以輔
其君顧其君咨報善道察納雅言且曰討賊不效則治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等以彰其慢吉甫功成而歸宣王
安得不歸功於張仲孝友乎

六月六章章八句

關

鄭譜曰小雅六月之後皆
謂之變雅釋文從六月至

無羊十四篇是
宣王之變小雅

薄言采芣

起

于彼新田于此畱

側其反

畝

叶每反

方叔涖

利上其車三千師于之試

叶詩止反下同

方叔率止乘其四

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詩力反

簟第

弗音

魚服

叶蒲此反

鉤膺

條革

叶訖力反

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即今苦實采宜馬食軍行

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方叔

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蒞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
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
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于扞

也試時習也言衆自練也率擣率之也翼二頓序路車戎路
也翼亦能擣也言以方丈竹篋爲車蔽也鈞膺馬腹有鈞而在
臂有榮有綴也翼馬大帶綴轡也傳革見策蕭篇○宣王之時
率制情張王命方叔南征車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哭曰
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留畝矣方叔治止則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宣王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孔氏曰黃
戰閭枝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時幸○孔氏曰黃
田舒緩也長樂劉氏曰千楮言楮則戈矛孤矢在其中○
路車金路也翼赤飾鄭氏曰魚服矢服孔氏曰車上所有魚皮
爲矢服又曰巾車五路惟金路有鈞以金爲之馬鎮之飾也在
馬膺之飾准有樊綴故引樊綴以解膺○一說王氏曰爾雅芑
白而黑璞以爲白采葉毛於置水有芑以爲草維農維已以爲
穀薄言采芑以爲菜王以爲皆穀於曰采之田畝爲穀明矣但
穀不當言采先儒疑之安按五穀稻粱菽麥苽詩采芑采菽
又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叔可言采芑何爲而不可言采菽哉○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治止其車三千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祈支反錯衡叶戶反八鸞瓊瓊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祈支反錯衡叶戶反八鸞瓊瓊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祈支反錯衡叶戶反八鸞瓊瓊

反

服其命服朱芾

音

斯皇有瓊葱珩

音

瓊瓊瓊瓊

居其田尤謂約束轡轡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轡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鑣。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瑯聲也命服天

子所命之服也。朱帝黃朱之帝也。皇猶煌也。瑯聲也命服天

前蒼色也。如葱者也。圻音風首橫玉也。禮三命赤帝蔥珩

曰交龍為旂。龍也。旂為旗。董氏曰旂諸侯所建。諸臣之摠柄為上

旗為下。曹氏曰旂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然

者。方叔克壯其師。如只提將戰。不帶鸞。諸葛武侯臨陣不親戎

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著威名。村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

人謀其車服。○魀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

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人

伐鼓陳師。鞠告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吁於反振旅

聞聞徒顛反。叶徒潸反。○四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卒至爰

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

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文耳。淵

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眾也。振止旅衆正言戰能

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聞

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

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

同

駕言徂東

賦也

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象尚純也。我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充實也。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

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制。至宣王內脩政事，外拔夷

之，首章言將往東都也。時平諫中政吉日二詩，先生

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

所以爲中興之勢，皆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

日序云：復古而計者，以復舊土，復會諸侯，實之，今能外擒夷狄

可以見政事之修，卒不如前王廢墜者，今果能盡復矣。不然

則但會諸侯，以田獵，便謂之復古，可乎？復文武竟土，在犬雅召

虎平淮夷之一役，今不修車馬，備器械，接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以講武，乃是後來事，不可便以爲內修政事，只此一端。

車既好

厚反

四牡孔阜

反

東有甫草

叶此

駕言行

待

始九反

也

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今縣西園田，澤是也。宣王之時

也。

甫，草名，盛也。甫，草名。

是也。宣王之時

未有郭國圓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愚按集傳本鄭箋以甫也。○此章拒言將往持于圓田也。○草為圓田之草甫音蒲。

毛詩甫如字訓大也并纂其說于後甫大也田者大安草以為

為防或舍其作焉。○釋以爲門表經實以爲機閫容獲而後

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

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略諸侯發抗小略射禽於其

下故戰不出勇田不出防不遂奔走古之道也。○孔疏云設防立

門以織毛褐布經通帛掩之竿以為門兩傍門南開並為二門

用四旃四褐以表經掩實為門中闢車軌之裏而後約車輪

者也。門之廣狹兩軸頭法旃竿之間各容一握。○人四指為四

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馳走門入不得徐也。○軸頭擊着門傍旃

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各任一

方為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教戰畢士卒

出門乃驅禽於防焚草而射之。○卒緩為表因獸於下也。○戰場有

頃教戰者不出。○之。○之子于苗。○葉音選徒器器五刀建挑

界設備參考。○設旌搏獸千教。○圖也之子有司也。○甫持獵之通名也。○選

數也。○器聲衆也。○數車徒者其聲。○器

器則車徒之衆可知。○自車徒不譁而推數者有聲又見其

聲治也。○教近萊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毛氏曰夏獵曰苗孔氏曰時宣王為夏苗姚蒐見出車東萊呂

氏曰教山名音師教鄭莊教鄭之閭士季設七獲行教前則山

下平曠可也兵醫會可設伏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
陳以選車徒而二章二章言田獵者有同先為戒具以待會同
畢而田獵也又曰所謂○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帝金

為會同有繹

繹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帝諸侯之服金馬

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

繹

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帝

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此
臣庶則朱帝君道也故方叔受其命服則朱帝會同於王則赤
帝臣道也孔氏曰履人注易有三等赤易為上冕服之屬下有
白易黑易此金易即赤易也箋云赤易則尊莫是過故云達履
言赤易是履之最上達者此易也而曰履○馬通名又曰時見
无常期○决拾既伏

音艾與

弓矢既調

讀如同

射夫

既同助我舉柴

子智反○

也

以多骨為之著於右手大

遂弦故亦召遂伏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
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樂說文作業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
宰之言獲多也○此章

嚴氏曰

次即衛芳蘭所謂佩鞶也

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端正則可用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
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

謂下殺以其中脅先最遲肉又益惡而廣謂當面射之歲毛○
謂在時而逆射之不獻謙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惡害切小○
之子手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誠也聞師之

重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

吉日維戊

戊反

既伯既禱

口反

田車既好

叶許

四牡

孔阜

待有反

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謂天駟也皇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

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用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辨之是

孔氏曰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馬祖天

駟謂之伯伯長也常祭在春將用馬力

則又備禮禱之又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叶補

獸之所

同鹿

音鹿

麋麋

反

漼漼

七徐反

之從天子之所

亦剛日也差擇其足也同漼也鹿牝曰麋麋人衆多也漼漼水名在西都步內漼漼之此所謂漼水

吉日四章章六句

陳諫呂氏曰車政吉日所以爲

見王賦之微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無律之

文武之功業者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

其俱反

勞于野

叶上反

爰及矜

棘冰反

人哀此鰥寡

叶果五反○興也大曰鴻小曰鵠肅肅之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

謂也○傳○周室中報乃民漸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

流民之而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

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

也○今初末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三篇救州

于垣

音反

百堵

丁古反

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叶遼各反○興

也○中澤之中也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

安定
 曹氏曰鴻鴈下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為

也
孔氏曰版廣二丈故周礼說一堵
○鴻鴈子飛哀鳴嗷嗷

之牆長丈高一丈氏曰垣牆也

五
反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此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

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閑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

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愚按此詩

駢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休者常以為驕也

序說指之子為使臣然三章劬勞之義一章指使臣二章指民

三章或指使臣或指民皆未的當朱子集傳以之子為流民自

相謂而劬勞皆就民說但或謂不見勞來安集之意愚謂一章

有取於鴻鴈羽翮之勞至言爰及於人哀此艱寡難及之誰求

之實由於上之人矣二章有取於鴻鴈澤中之集而曰其究安

宅以流民所止非其本土使何為繁室久安之計誰實使之亦

鴻鴈三章章六句

出於在上之人矣三章有取於鴻鴈之哀嗷嗷以離散之餘雖有

定居而生理未復故不能不哀嗷嗷也訴勞觀者哲人則以我為

劬勞愚人則以我為宣驕然也訴之於誰亦訴

之於在上之人耳請得以集傳之意而發明之

夜如何其

基音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鸛鳴將將

七羊反

國也其語詞火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

以物百枝并而束之設於門內此君子請侯也詩人鸛鳴聲

五將遇視視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

庭燎者

庭燎未火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為聲矣

樹之於庭燎之光明司烜云邦之大事供養燭庭燎樹於門外

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鄭詩註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借

天子也庭燎之差公百一侯伯子男皆二十是天子庭燎用百

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為物百枝并而經束之今則用松篁竹葉以

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

音又

庭燎晰晰

君子至止

鸛聲

夜如何其夜鄉

觀其旂

見其煙火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詩

至庭燎有燁先生曰燁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

煙火相雜此是吳才老之說此一字有功也

東萊呂氏曰宣王將朝而夢明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疑止

然有喜事之心焉則其所以不能常也

最氏曰所謂因以歲之

者如有常德以立武事。以爲戒。謂美其武。又之大盛。因戒其後。不可不。顯武。庭燎以美其勤。政而。其勤之太過耳。過則不可常。而。其終之怠。勢所必至。此詩乃。終意求治之。初其後。屢起至煩。後。后。脫替乃。未。守。怠。政之事也。韓氏曰。合二雅而觀。此詩必去。常武。相先後。常武。因以爲戒。蓋自是無復有大雅之詩。此因以。載之。自是歲而規。而。誨。而。刺。民。衰失之。證。以。謀。而。形。序之。書。必。有。所。傳。使。皆。若。此。可。無。負。於。詩。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善

彼流水朝直道

宗于海

叶虎

航惟必

彼飛隼

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息允

載飛載止

嗟我兄弟

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宗此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叶滿有反

載揚念彼不蹟

非亦反

載起載行

即反

心之憂矣不可

弭忘

因也湯之汲汲憂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也到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念之不能忘也

釋文曰蹟亦

愚謂載揚載揚飛隼之無定也載起載行作跡是跡也

方是說要靈深切之意所以憂之者亦以其此載行如隼之飛揚耳

○駛彼飛隼率彼中

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率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訛言何自而興乎始夢於人而

懲止也。華之高飛猶。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訛言何自而興乎始夢於人而

卒反諸已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疑當作三章

脫刪附

愚按諸家多本京說謂規宣王聽謠而諸侯攜貳畧繫于下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

有不朝者指第一章也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三章言率彼中陵則是朝日也東萊曰當諸侯向

肯未定之際有格守侯受如中陵之隼者大豈易得民之訛言乃欲絕乎

不懲之則諸侯皆不各打語曰我友其故戒矣
讒言其料以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規宣王當屏
絕譏使忠順者安意詳志而無所懼也
人在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反魚潛于淵或在於渚

樂緒彼之園爰有樹檀反其下維擇音它山之

石可以為錯七落反○此出鶴鳴鳥名長頸以身高脚頂亦身

所為故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鳴鳥名長頸以身高脚頂亦身

不可知其所以然也然則鶴鳴鳥名長頸以身高脚頂亦身

也國有樹檀而其下維擇言愛當知其悲也他山之石而可以

為錯言惜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鶴鳴鳥名長頸以身高脚頂亦身

仲之鶴鳴而長之天下之理其無幾乎鶴鳴鳥名長頸以身高脚頂亦身

送鶴鳴毛氏曰臯澤也濮氏曰澤曲曰臯鶴鳴意恩全不發露
聞于野上聞于天以比言有善惡而無遠近以見言之不可不
謹也魚潛淵水之下而知其或在于渚或在于淵以此行有顯
跡而無淺深以見行之不可不謹也樂於之園以其有樹檀之
美而不如其下有不利之木以比愛而忘其惡喜而容其信

溺愛者不可不明也。它山之石以其有礪破之惡而不知其中
有礪礪可以為攻玉之錯。以此惜而忘其善惡而昧其美信偏
惡者不可。○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因反魚在于渚或
不審也。

潛在淵

叶一均反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

石可以攻玉

此也穀一名搖寒木也攻錯也。○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麗厲天下之至惡也。

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
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動心忍性增

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孔氏曰陸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

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荆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穀桑

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

絁謂之穀皮然李氏曰漢王符云政玉以石洗金以鹽濯以照

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埋貴人以醜化好者矣。智考桑短取

長以致其力。疊山謝氏曰它山之石可以為錯可以攻玉。只此
兩句斷章取義亦有一說。君子如玉。小人之如石。它山之石
善類非同氣。錯玉石不同一山也。它山之石為錯而攻玉乃所
以成玉之精粹也。是猶小人誣君子以有過乃所以儆君子而
進於無過之地也。小人欺君子之無才力
所以儆君子而進為全才之人也。

卷之五章章之九

形弓之什十篇四十五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詩卷之十

詩卷第十一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

父音甫子王之爪牙

胡反

胡轉子于恤靡所止

居

謂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康誥曰祈父

所用以為威者也恤憂也軍上怨於父投故曰祈父而告之

曰

子乃王之爪牙故制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命

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能人代之周

語云宣王三十四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曰

此責司馬之辭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

士董氏曰同馬之屬有同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

故司右曰兄國之勇力

王而移以卒伍旅賁曰

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

○祈父予王之爪反

也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

止賦也爪士爪牙也底至也

○祈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

尸饗

賦也豈誠尸主也饗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皆老

而無昆弟者皆遣歸歸公公子尤思救難亦令獨子元兄弟者歸

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以有成法故責同焉

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

或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同焉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亩

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

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

之其詞雖屬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无所自歟

但今考之詩文未有見其

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

焉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

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而驅之也

皎皎古了

白駒食我場苗繫

反

之維之以求今朝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圖山皎皎紫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賜園也繫絆其尺維繫

其駒也永及中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不可留也故計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

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孔氏曰由宜云圖而言場者以場圃

同地耳言食苗藿則○皎皎白駒食我場藿反郭繫之

維之以永今夕論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

也父猶朝也嘉客猶道遙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圖山謝

欲紫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志好德之彝性

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沒也所謂伊人何人也宜坐于朝

堂與之共天位治天職者也今乃於此地而爲嘉客乎既幸其

人之爲此來而喜其人之爲我留又深惜其人之不歸而痛恨

不明也○皎皎白駒賁又音奔然來叶云思爾叶新齊反公爾侯

叶洪逸豫無期慎爾憂游叶汪勉爾遁思叶新齊反

采之貌也或以爲來之疾也思語司也尔指東駒之賢人也慎

勿渴也對母決也道思猶思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

來則以尔為公以尔為侯而遠樂元期矣猶言積來大者王小
者侯也豈可以過於便游決於隨遇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
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繫留之
 晉山謝氏曰貴者華木也賢
苦而不恤其志不得遂也
精米蓬戶華門皆有輝華坐十朝堂豈不足為邦家之光尔公
尔侯不為王留行方且逸豫而無期度未如賢者之去就所關
繫甚重也君之有賢臣如人之有元氣賢人去則國計絕其家
後則壽命危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賢片盡去則
宗社隨之此詩
人之所憂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 楚俱 一束
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圓也賢者必去而不
白駒入空谷東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觀乎
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母貴重尔之
音聲而有遠
我之心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 陸角 我粟此邦之人不我
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

謂託爲呼其黃鳥而告之曰尔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殺鳥○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

可與明叶謨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盛上反

曰不可與明者言見識昏暗如無目之人不明者不可與明者並行也王晦叔曰不可與明言其不相知則緣急休戚不可相

也○黃鳥黃鳥無集于栩叶甫無啄我黍此邦之人

不可與叶甫言旋言歸復我諸父叶甫

已見鷦羽王晦叔曰莫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與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刺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

彼則又不若故卿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

然

我行其野蔽必制帝方味其樗救零昏姻之故言就

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叶古胡反○賦也摯森木也
婿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婿姻畜

養也○民猶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恤故作出詩言我行於野中依縣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尔尾而尔不我畜

也邦家矣
新嘉坡
木也李氏曰博不才之木莊子唐有大

擢人謂之擢大枝擢脾不中鑿鑿小枝卷曲不中規矩孫氏曰擢惡才尚可託息今以婚姻之故言就你居而不我畜則擢

○我行其野言采其_反遂_反婚姻之故

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今賦也遂牛類也謂之羊歸來

嚴氏曰遂音蒿仲春時生似蘆龍葉長赤黃爲
瑤瑤美可以治疾王氏曰此言其葉之不茹也
○我行其

野言采其菑音福州不思舊姻求爾新音寺成音辦不

以富亦祗音以異州逸織反○
也喜慶惡菜也特匹也
言小人之不喜明而火所上之雍實

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

幽州調燕當一名資音傍其根正白可資熟灰中溫眠

之之荒荒之之賦賦曰曰此此言言其其實實之之不不如如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

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爲其有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

期不第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秩秩斯干

叶居焉反

幽幽南山

叶所

如竹苞

叶蒲苟反

矣如松

茂

叶莫

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叶呼報反

矣無相猶

叶余

反矣

綱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無飲以落之

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土之密

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詩之辭猶

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慈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不吝其不相報而發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

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之急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九

附

問橋渠說斯千兄弟宜相好不要相率指何事而曰不要相
率才好如且如兄去友弟却不能恭其兄豈曰孝弟之不
恭而家亦不友爲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如弟能恭其兄乃
不友其弟爲弟者豈可亦因兄之友而遂忘其恭但當亦盡
其恭而已如冠葉公問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
不可率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講說
同富
○嚴氏曰錦京臨大水對終南故宣王作室之地在秩
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
宮室之美也於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
無有相圖者矣嚴氏曰首章嘆言兄弟相好說者謂是郊禱之
辭如禮弓張老所謂聚國勢於斯者然彼則先言歌於斯哭於
斯不如是之失其序也切意屬王被逐時王爲太子尚幼臣召
公家二相治國謂之共和十有四年厲王死而後立之當其王
位未定兄弟爭奪無嫌疑或王既即位而恩禮有不周至皆
怨隙所從生也於是廣新宮而族居焉簡章句節次而詳言之
居然可似續妣必異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見矣
○似續妣反必異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胡五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婦卜的尔或謂爰處后援也西南之戶天子之宮

其室非

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

○

嚴氏曰百堵見鳩鵲兄弟本同氣而似續善先

也於是居處於是失語所以終上文相好無相猶之意居兄弟之室度其地在王宮之左

○約之問閣榑

陟角

之橐橐

音託

風雨攸除

反首憲

鳥鼠攸去

君子攸予

香于反叶王遇反

○

也約東板也閣三上下相乘也榑築也

櫟二梓聲也隙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得

密也予尊大也君子之

○

嚴氏曰字音呼櫟氏曰此字

所居以爲尊且大也

章言築牆垣之固約之閣二即所謂緇版以載也

○

下乃及王宮由外而內內垣牆而堂寢次第當然也君子指宮

王此章言君

○

如跂

音企

斯翼如矢

○

斯棘如鳥

斯革

如暈

音輝

斯飛

○

君子攸躋

音躋

棘子西反

○

也跂躋立也躋躋立也

變暈飛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躋立而其恭翼也

其躋躋躋躋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

○

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暈之飛而矯其翼也

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

地嚴氏曰如語翼如也之翼人卒踵則聳臂翼然如鳥舒翼也

鄭氏曰暈見雄雉篇素質五色備曰暈濮氏曰此君子之所升

也

○殖殖反市力其庭有覓其楹噲噲快音其正

也

殖殖

反市力

○

其庭有覓

其楹

噲噲

快音

其正

○

噉

噓呼會反

其其君子攸寧

賦也值二平正也寢宮寢之前庭也寢高而直也

快三也正向明之象也噓三深廣之貌寢與交之間也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上簟

叶徒救徒乃

乃

安斯寢

叶于檢干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叶弥

吉夢維

何維熊維羆

彼何反

維虺

許鬼反

維蛇

市奢反叶干

賦也莞蒲席也竹章曰羆似熊而長頭高肺猛獸多力能拔樹虺蛇也細頭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視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兆

頌禱之詞也下章於此

漢氏曰又云燈心草生池澤中即符離是也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葦之簾所以覆席孔氏曰羆黃白文黃白色嚴氏曰羆音

非實有犬音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

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陽力能殺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

女子之伴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
疏通以書之。所為廢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
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
之吉凶獻吉夢賁惡夢具於天人社與之際察之詳而故之至
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鬻有皆
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

牀載衣

於既反

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嚶嚶

華彭反叶

朱帝

弗斯皇室家君王

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

之於牀尊之也衣之於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

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帝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

嚴氏曰古者男女初生即表異之衣之下飾之裳臣道也

曰位之貴所以爲吉祥故羊食我之生 ○乃生女子載寢之

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位反無非無儀叶音唯唯

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惟叶音麗○賦也裼保也瓦紡

地卑之也衣之以襦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

也南非非婦人也善非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非非足矣

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
憂則可矣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
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時李說詩至載
故有閨門之肅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時李說詩至載
瓦紡塼也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烈女傳陳室乃手
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爲紡塼也然未可必用幸
孔氏曰襦縛兒破也婦
人所用瓦維紡塼而已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舊說屬王凱疏

于冕宮室北壤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
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
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
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犂

反始立

爾羊來思其角濺濺

反立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反始立

賦也黃牛黑唇曰犂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犂
九上犂犂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濺濺然同而動其耳濕
王氏曰濺濺二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
濕三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

牛羊衆多也



陸氏曰古之觀牛者以耳系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

或降于阿或飲

于池何反

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

河可蓑素多反

何笠

或負其餱候音

三十維物

微爾牲則具

訛動何揭也

所以備雨三十維物各其色而別之九爲色三十也言牛羊

無驚畏而牧人持雨具備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

備而於用无所不有也孔氏曰三十維物謂青赤黃白黑

氏曰一章總言牛羊之聚知其多如此也然牛羊性異牧事亦

殊牧牛或自早至暮牧羊則惟近晚一時牧牛頗勞牧羊甚逸

言牛則觀其在野羊則觀其歸後牛羊前後互見牧人亦前後

互后二章專說牧牛實承上章言牛而未及羊也三章專說牧

羊○愚謂羊統言三百爲群蓋以色純白但以羣計不辨毛色

矣○牛以九十爲得便以色論矣二章曰三十維物則區別愈

嚴僕氏之說○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

反爾羊來思矜矜競競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

升賦也爾曰新細曰蒸雖雄禽獸也矜矜競競之舉強也騫騫也

升前辭疾也肱臂也既既也升入半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

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獲從人不假筆楚。愚按釋以雖以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罪來使升則既升也。雖為搏禽獸之說本鄭氏歐陽破鄭說但謂牛羊以時合其牝牡切。○牧人意此章惟言羊且牛則以色分羊特以難遠分之故。

乃夢衆維魚矣旄音維旄音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

實維豐年叶尼旄維旄矣室家湊湊側巾反。賦也。占

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旄旄野所建統人少旄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知魚之多旄旄所統不如旄旄所建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旄乃是

旄則為人衆國陽氏曰周官司常縣鄙建旄州里建旄

少占年之豐耗是以夢魚之多則為年穀豐熟之祥旄旄田官所建旄統人少旄統人多旄而又有旄則聚者衆夢旄旄之建

則為室家衆多之祥李氏曰此章言占夢之事亦如斯干言占夢之事也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

繼維斷嚴之後所願昔年豐民庶故就牧事設夢以頌禱之曰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音龍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

下同

衛反

憂心如惔

反

不敢戲談國既卒

反

斬

反

何用

不監

反

不監也。節高峻兒巖之積石兒巖之顯盛兒師氏公羊子以爲識則卿者則凡也。其俱瞻視後端卒終斬絕。

氏公羊子以爲識則卿者則凡也。其俱瞻視後端卒終斬絕。

惟石巖之矣。其師尹則民貝不瞻矣。而月所爲不義使人憂。

心如火燭灼又畏其數而不敗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故何。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

反

赫赫

師尹不平謂

何天方薦

反

瘳

反

喪

反

亂弘多民言無嘉

何憯

反

莫懲

反

嗟

反

通哥反。凡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

通重也。瘳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失其猗矣。赫赫

下之榮率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

而諄諄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孔氏曰綠竹猗猗是草木長。刺咎嗟求所以自改之也。

於師尹之○尹氏大首師維周之氏丁孔反叶東國之

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反婢尸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

宜空我師叶霜夷反。賦也。氏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意空窮

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

平其心而既不見慰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

亂而我衆并圖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察何又引得

及空窮也圖別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却只是他一箇不好少間到

那箇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却只是他一箇不好少間到

先生曰均本常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李

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車轍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

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圖東萊呂氏曰空我師

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其言之也嚴氏曰三章

言太師重任惟在均平尹氏不平不稱其任也○弗躬弗親

庶民弗信叶弗問弗仕組里反勿罔君子叶獎式

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瑣瑣素火姻亞則無膺武仕

之父母姻兩婿相謂曰姻屬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屬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敗其君也故戒之曰彼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官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則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天以小人少故而至於危殆於其同也壞二姻婭而必皆廢止則小人惟矣

卷

東萊呂氏曰已發退也孟子所謂十師不師則已之已

瑣二姻婭則無職仕謂尹氏

○昊天不傭

反

降此鞠

反

訥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雷

反

俾民

心闕

古九反叶

君子如夷惡

反

怒是違

鞠窮也

秦非屈至闕息寔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戾之戾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戾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无所苛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天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怨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肖也夷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也而詩人以爲天災焉○者蓋玩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所合一之理焉

後皆放此

卷

尹氏謂五章言惟用君子可以已之也推師

相反

息亮

爾予矣既夷既澤如相

市由

矣

爾也茂盛相

言方盛其慈以相則則其不伐如欲戰聞及既夷平悅澤則

相與敵然如賀王而知情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

此是以君子无所適而可也

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反怨其正叶諾盈反

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

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然人之正己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

哉其心蔽惑今王不自懲創反怨正殺之者言王不能從

傳證以文章義我亦通故纂之

王誥式訛爾心以畜反萬邦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說

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為此誥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興

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

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

窮其根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



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
 先驗地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无不善矣用人必先得其當矣
 孔氏曰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
 故戴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上八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此詩以

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聘於周為桓
 王之世上距此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
 異大抵序之時出皆不
 月信今姑闕焉可也
 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
 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尔心以高万邦之義然則此
 詩在古止名即他釋文曰自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
 十四篇幽王之
 之變小雅

正

音

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

兮憂心京京

良反

哀我小心癘

音羊○賦

之四月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
 大也京亦大也癘憂也憂也亦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久而造為疾病之言以感
 羣聽者又方其入然衆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東萊口占

東萊口占曰：以謂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謂之。○愚謂將

有未已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之意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叶下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五反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以有侮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好酬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憂心惴惴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哀我人斯于何從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彼中林侯新侯蒸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與也中

也侯維殆危也夢二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

其形在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新維繁

分明謂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二然若無

實於分別善惡老無此特作其未定之時耳及其既定則未有

不爲天所勝者中人入嘗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惡亦自然

六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焉疑出於此

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新蒸在焉其發之也甚

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人家出族散爲白隸亦猶是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音之占夢叶莫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然則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

言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

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

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

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其矣公

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

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

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

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鳳陽氏曰凡禽鳥雄

知鳥之雄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鳳陽氏曰凡禽鳥雄

之鳥之首軍毛色雖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爲言孔氏曰王

既任小人不止訛言而變對辭碎共信微祥忍被怕舊但問占

悔慢長老也○愚謂山卑岡陵與民之訛言山蓋早矣而

岡陵突○謂天蓋高不敢不局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

踏反亦維號音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

反易星歷反○國也高而也謂繁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場

取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踏其脊號呼而爲此言者又皆有

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爲虺毒以害人之害人之害者爲虺爲

疊山謝氏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之害者爲虺爲

特天之抗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我仇仇亦不我力特也反田山嶺境埔之題茲茂盛之貌

彼既曰猶有宛然之特而天之視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
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
之則又焚我聖周如仇讎然終亦莫能王氏曰勝敗之
用也求之甚難而弄之甚易其无常如此王氏曰勝敗之
之尚如昏亂之朝有特然特立之賢而群小思中傷之惟恐不
及是所謂天之視我如不我克也。愚謂抗我有難難頸性之
意。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然矣

燎力詔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以首威呼恍

之威也正政也專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鑄宗也褒姒

者爲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餘言我心之憂如結

乎然赫然之宗周而一廢以足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

褒姒淫妬譏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

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城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似

亦道已然之事而弗慮其將然然孔氏曰結繩結也李氏曰
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然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
乎今也猶二然之宗周乃爲褒姒然所滅誠可恨也歐陽氏曰上
七章節述王信說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上於褒姒者謂王溺
女色而致昏惑推其愚謂燎之方揚與薪一宗周○終其
禍亂之本以歸罪也也寧或滅之與褒姒滅之也○終其

求懷又窘

求簡反

陰雨其車既載

才再反

乃棄爾輔

載如輸爾載才

用守七羊反

伯助予

演女反。此也陰雨

也載事以載也輸如今人縛於輻以防輔車也輸也輸也將請

也伯助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昏譬如行險而不加止君

子求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求懷又窘陰雨王又不

真難之將至而奔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大為故

難不至苟其載之既重而

後既伯以助子則无及矣

已復謫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

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

爾輻方六反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力反 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叶乙力反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力反 終踰絕險

以益其輻而反數二顧視其僕則不墮示所載而踰於絕險若

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无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

為意

乎

地而保其終也願乃

魚在于沼

音炒

亦匪克樂

音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音

憂心慘慘

七感反當作

念國

之爲虐

比也沼池也。見也。魚在于沼其爲生已危矣。其溺也深然小沼然而易見言禍烈之及无所逃也。嚴氏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其所樂矣。喻君子立

也。

嚴氏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其所樂矣。喻君子立

凌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也。困乎之害喻君子雖自難將亦未

必能避患也。王氏曰憂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人心國之

爲虐。章遂憂禍亂之及己而無所逃也。○彼有旨酒又有

嘉穀

反交反无

洽比

反

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

憂心惓惓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然猶也。言小人

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

以爲樂也。夾決棟梁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嚴氏曰昏姻孔云謂其

此此音彼有屋較較速音方有穀

民今之無祿夭夭

反

是掇

反

哿

反

矣富

人哀此惻獨

賦也此此小貌。穀穀案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

也。穀穀大禍。極害。可獨單也。此惻然之小

人既已有星矣哉。獲寶匿者又將有戮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
天禍孫矣。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
惇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愚謂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惓
發。破施仁必先歸寡孤獨也。○怒若惟及其私矣。卒章苛矣。
富人哀此惇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叶莫反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

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叶於希反。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

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舊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書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

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書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

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

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失奸能使閔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晦日故具

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
 食也若國天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人陵君
 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
 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右亢忌
 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元陽故謂之
 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
 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食也蓋山謝氏曰日望陽之宗
 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臣子皆君父妻妾乘其夫小人陵
 君子夷狄侵中國人事所感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幽王
 之時臣欺君妾惑主小人陵君子夫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
 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有感必有應國忘則民之
 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
 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
 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愚按朱子集傳此章但本孔
 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既謂天左旋日月右轉而謂
 日行逢月行逮蓋是以曆法退數筭之也其實日月皆隨天左
 旋天行健一月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
 一度日之行健次於天一日一夜恰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而無過數視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一會而成一年月行最遲一日
 一夜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

分月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而成一月見之訂定蔡氏書○
傳竟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章甚詳諸集傳者所當參看也○

日月吉凶不用其行

戶反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

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九

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
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
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
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
此孔氏曰行道度也不用者謂相干犯左昭七年晉侯問
爾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
于日月之災李氏曰春秋書日食三十六○燿燿丁輒震電

不寧不令

經反

百川沸騰山冢率

祖恤反

崩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憖

七感反

莫懲

賊也燿三電光貌

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率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
填塞故爲陵憖魯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
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脩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
也童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臺山謝氏曰惜莫慈天變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譏而說也嚴氏曰十月震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陵谷還變地道亂矣胡為變可痛而莫懲愚謂雷震乃天之號令刺也。一說嚴氏曰惜錢氏訓為痛。十月震電號令不時

○皇父

音甫

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反子內史

音俱衛

維趣

七走

馬

叶滿

橘

音矩

維師氏

豔

音

音

音

饒膳

妻煽

音

方處

賦也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

豔聚

豔聚

豔聚

豔聚

豔聚

豔聚

豔聚

豔聚

豔聚

豔聚

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土周礼太宰之屬有上中下上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士士掌王之飲食膳養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膳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聚也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也嚴氏用事於外而變安豔感王心於內以為之故也嚴氏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注卿士王之執政者王氏曰皇父為卿士蓋首惡而交者其黨與也變異所生在於聚子用事而

七子之見龍則以交結艷妻於內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

不即我謀

叶謨反

徹我牆屋田卒汙

烏萊

叶陰反

曰予不

戕

在良反

禮則然矣

叶於烟反

時也

作動即就卒盡也

汙汙水也

萊草

之

穢也

戕害也

穢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汚而高者萊又曰非我

戕汝乃下供上

役之常禮耳

陳氏曰豈曰不時不問其非時

非氏曰皇

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則築都邑令邑

人君之役之不以時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

其情以告之

范氏曰前章備舉朝之小人而皇父尸之其餘以

聚而已

王氏曰故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

疊山

謝氏曰皇父之不仁如人四體痿痺而不知痛癢徹民牆屋田

卒汙萊民無以爲生矣皇父乃曰予不戕

害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

○皇父孔聖作都

于向

式亮反

擇三有事

亶侯多藏

才浪反

不愁

魚觀反

遺

一老

俾守我王

叶于放反

擇有車馬

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

聖通明也

都

封也

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

狀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

封也

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

三有事三卿也

三卿也

三卿也

三卿也

三卿也

三卿也

三卿也

三卿也

賈信侯維藏蓄也。越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但往也。言皇父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爲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惡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臣具曰予聖皇父亦以聖自居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謂皇父甚聖也。孔氏曰皇父封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昆增一卿以比列國也。疊山謝氏曰皇父棄舊人者德而不用不能強勉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有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實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於身。○龜民元勉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護口器器

五刀反

下民之孽

魚列反

匪降

自天

叶鐵反

嘽嘽

子損反

沓沓

徒合反

背背

蒲味反

憎職

競由人

衆多

○悠悠

陳氏曰嘽聚談也沓

相見之

狀如此皆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

可歸於天也蘇氏曰嘽力爲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悠悠

狀如此皆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

可歸於天也蘇氏曰嘽力爲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兒孽災害也。嘽聚也。沓重復也。賊主競力也。言龜勉從事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无罪而遭譴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也。嘽嘽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憎職競由人衆多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譴口之人耳。陳氏曰嘽聚談也沓相見之狀如此皆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蘇氏曰嘽力爲此者人也而豈天哉。○悠悠

我里亦孔之瘳

莫背反叶

四方有羨

徐面反

我獨居憂

民莫不逸

我獨不敢休

天命不徹

川直反

我不敢傲我

友自逸

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爲四方皆

有餘而我獨憂眾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彼

禍不甚故也然止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傲

我友之

羅氏曰悠悠遠也里鄉里周禮五隣爲里字

自說哉

向王云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時蓋有紫身而去

者已獨不去故有是言此詩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言代災

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黜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

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亦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己之憂勞

而一觴之義終矣

禮記曰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爲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爲非凡人所

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命不通不可惡其窮我

安之而已我不敢傲我友之自逸

此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矣

此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矣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

息喪反

饑饉

其勒反

斬伐四國

通反

旻

天疾威弗憲弗圖舍

音

彼有罪既伏其

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廣

大之意

德惠也殺不熟曰

淪胥不熟曰鋪之義也

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患降此鋪而殺伐四國之人如可吳

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而饒死則吳既伏其辜

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

服其辜者今則捨之而不問無罪者乃淪胥而殺伐四國之謀有累既

及焉豈畏天者所當為哉嚴氏曰首章言刑罰不中中○周宗

既滅靡所止矣正大

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反

莫肯朝夕

反

庶曰式

臧覆

反

出為惡

圖

也宗族姓也矣定也正長也周官八

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譴諸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言

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無幾曰王改

而為善乃屢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疑出亦東遷後詩也

疏

李氏曰周宗姬之宗族皆被滅無所底定君臣解卦又加
諸侯猶或獨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萌也其所以
亡者不熱則何亡國則家之有藏氏曰次章言人心離散也○

如何昊天

反下同

辟言不信

反

如彼行邁則靡所

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反

昊天而誦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
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邁而无所底至也然其
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爲惡而不敬其身哉

○戒成不退

反下同

飢成不遂

反

我誓

惓惓

反

日瘁

反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反

聽言

則咎謫言則退

反

則咎謫言則退

爲待中之官也惓惓憂貌病語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
爲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不遂使我誓御之下其之而
言則亦咎之而已不敢及言也一有諸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

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私是熱乎

說嚴氏曰兵戎之禍已成而其勢不退外患之禍也亂國之災已成而其生不遂內憂之禍也○哀哉不能

言匪舌是出反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後人之

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有所礙而

使其身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

詩人所以愚謂五章言忠佞○維曰于仕反孔棘且

殆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叶亦云可使怨及

朋友叶已反○國也于往棘急殆危也○嚴氏曰人皆曰

不可使而在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嚴嚴氏曰六

罪于君而在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謂爾遷于王都曰

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謂爾遷于王都曰

予未有室家叶反鼠思息泣血叶無言不疾昔

爾山居誰從作爾室

爾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思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

此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怨。王之无臣已之无使。則詩去者便安。還于王都。去者不怨。而託於元家。以拒之。至於憂思。血有。无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不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詩之曰。昔尔之去也。誰爲尔作室者。而今

以是詩我哉。

嚴氏曰。七章。

責引去者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二章

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在注。別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

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詩絕異。當飲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詩有雨無正篇。序云。雨无正。入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毛詩篇首多雨无正。其初傷我稼穡。入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祈父之什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卷第十